

历史的“教育学现象”透视

——近代教育学史探索

陈桂生 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历史的“教育学现象”透视:近代教育学史探索/陈桂生著.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7

ISBN 7-107-12027-1

I. 历…

Ⅱ. 陈…

Ⅲ. 教育思想-历史-研究-中国-近代

Ⅳ. G40-09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02452 号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北京沙滩后街 55 号 邮编: 100009)

华云电子数据中心照排

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装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13

字数: 320 千字 印数: 0~2 410 册

定价: 22.20 元

本书系国家教委文科博士点基金项目

(第三批):“元教育理论”课题研究成果之一

责任编辑:王莉 审稿:吕达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关于治“教育学史”的可能性问题

为了总结治“教育”之学的经验与教训，有必要系统地考察“教育学”的历史。几年前已有人提出过这方面的建议，最近若干年间，或有这方面的尝试，其成效如何，尚不知详。

说来似乎令人好生奇怪：尽管近代教育学追溯到夸美纽斯的《大教授论》（通译《大教学论》，1657），已有三个半世纪的历史，即使从特拉普《教育学探索》（1780）、赫尔巴特《普通教育学》（1806）算起，也经历了两个世纪左右的漫长岁月，然而，迄今为止，未见名副其实的“教育学史”问世。^①其故安在？难道学者们都不懂得治“教育学史”的重要么？几乎每门学科都有自身的学科史，教育学又属基本学科，为什么在教育理论与历史研究中会存在这么一个被遗忘的角落？

问题在于治“教育学”之史，有如下一些特殊的困难。

1. 在教育史上有许多声名卓著的教育家（如卢梭、裴斯泰洛齐等），曾开一代教育新风，泽被后世，他们因无“教育学”的建树，很难算是“教育学家”，难入“教育学”之史；反之，历史上有不少二三流的教育学家，或因贡献过有一定影响的“教育学”著作，或曾提出关于“教育学”学科性质与结构的独到见解，或者仅仅因其

^① 以往被译为“教育学史”的著作，如德国教育史学家劳默尔（1783—1865）的《教育史》（四卷本 1843、1845、1847、1855），法国教育史学家孔佩雷（1843—1913）的《法兰西教育学说批判史》（1879），被视为“教育学史”，不是没有一定道理。因它们较诸一般教育思想史更偏重于对教育理论成果的考察，但它们基本上未脱“教育思想史”的窠臼；当代德国曾出现有关“教育学的历史（History of Pedagogy）”的文章，如沙勒与谢弗的《作为一门教育科学学科的教育学的历史》，尼柯林的《教育学的历史》，未闻有“教育学史”专著问世。

著作显示出某种值得注意的教育学抉择取向，在教育学史上不能不占有一席之地。

诚然，就教育学的思想材料来说，没有像卢梭、裴斯泰洛齐那样光照千秋的教育睿智，近代教育学将会以另一种面貌出现，但如不计“教育学”的建树，仍成不了“教育学”的历史。较严格的“教育学史”因与“教育思想史”不谐，并有“舍本逐末”之嫌，遂不为识者所取。其实，单就教育学本身的历史来说，果有这种情况，倒也不能算是不公平。

2. 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在不同文化类型的国家，不仅“教育学”的取向不同，甚至连“教育学”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也不尽一致，即使同一国度，也存在“教育学”概念内涵变化的情况，关于“教育科学”的理解，更相径庭，以致进入20世纪以来，由于教育学科的分化，在若干较有影响的国家（尤其是英语国家），本来意义上的“教育学”几乎不复存在了，似乎“教育学史”在那里出现了断层；其实，人们并不否认那里有“教育学”存在，只是“教育学”含义变了。甚至原先所用“教育学”一词也改变了指称的对象，从而加深了治世界“教育学史”的难度；不过，从别一面看，这种现象本身不也可以作为“教育学史”探索的课题么？

由于这样一些困难的存在，不免提出治“教育学史”的可能性问题。

事在人为。以往即使存在治“教育学”之史的尝试，常不免落入“教育思想史”的窠臼，实由于未发现一把打开“教育学史”之门的钥匙；反之，要叩“教育学史”之门，就得寻求一把特殊的钥匙，即寻求一种治“教育学史”的特殊视角。如果说，以往这种线索难寻，那么现在已有一线之光——不妨认定：超越教育思想史局限的研究视角，在于瞄准历史的“教育学现象”，瞄准历史的教育学陈述现象与教育学研究现象。

历史的“教育学现象”扑朔迷离，究竟如何把握它？现代形成中的“元教育学”提供了考察教育学陈述的诸范畴与认识论标准、规则，可作为具体分析历史的“教育学”陈述现象的参照^①。固然，“元教育学”尚在孕育中，其范畴、规则也在形成中，并且无须把它作为凝固的框架剪裁历史；同样正确的是，孕育中的“元教育学”，不也需要关于“教育学现象”的历史透视滋补么？

以“教育学现象”为视角，可以解决治“教育学”专史的诸多难题：例如，如有必要，可以把早已被淘汰的“教育学”、或已被否定的“教育学”取向，作为研究对象，甚至连没有（或不设）教育学的缘由也可作为一种“教育学现象”加以研究，以便获得有关教育学的全面的视野。传统教育学已经或将要成为历史的陈述。其中不少名噪一时的教育学家、教育学派、教育著作几为历史烟尘淹没；其实，当时许多见解及思路往往比教育学成果更重要；放在前人面前的许多教育学课题，有些至今仍未完全解决，以致 19 世纪教育学领域不少争议，在当代教育理论界（作为“元教育学”课题）又重新展开。可见，全面展开教育学的历史研究（只要可能）并非无由。

在教育学演变的历史长河中，出现过“教育学热”，也出现过“教育学冷”。有些阶段，有些国家有“教育学”设置。另一些阶段，

^①所谓“元教育学”，亦译为“教育学的后设理论”，或“教育论学”。它与“教育学”有别：如果说教育学以“教育现象”为研究对象，那么“元教育学”则以“教育学”为研究对象；但不是所有以“教育学”为研究对象的成果都属“元教育学”。因为“元教育学”一般不是用对象语言陈述，而撇开教育内容，用“元语言”对教育学的陈述进行形式研究；本人尝试把“元教育学”界定为以“教育学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研究领域，意味着除教育学陈述现象外，把教育学研究现象也涵盖其中，把同构建（或否定）“教育学”活动及与此有关的种种现象，都作为客观文化现象加以研究。这里拟作的透视历史的“教育学现象”的尝试，虽不属名副其实的“元研究”，实包含有检验这种“元教育学”观念的意向。

另一些国家并无严格意义的“教育学”存在。在教育理论领域，有过教育学一统天下的局面，亦呈现过多种教育学科林立的格局，有的教育学体系较为严密，有的教育著作体系未备。作为客观的历史现象，它们都属于可资研究的对象；至于设置教育学是否一定比不设置它为好，体系周密的教育学是否都比系统未备的教育学见长，则属于价值判断问题。这里，在不得不作出价值判断的场合，不打算脱离复杂背景与实际情境一概而论。

这里拟作的探索，以拓宽教育学视野与思路为旨趣，无意把关于教育学的现有眼界作为先验结构，强加于历史；务求尊重历史的本来面貌，尽可能从教育学演变的足迹中探寻它本身的逻辑。

不过，治此种专史，毕竟很难：

教育学史研究，当以有影响的教育学著作为分析的基础，由于原始资料奇缺，有些环节不得不借助于第二三手资料，而第二三手资料未见得全都准确。至少关于人物活动年代的记载、术语翻译，错误、不一致之处，屡见不鲜。尽管多方查证，疏漏、讹误仍属难免。

在中国，治“教育学”之史，还存在一宗特殊困难。这就是我国如今流行的许多教育概念，如“教育”，如所谓“教学”，如“教育学”，同西方教育学术界所用原词的含义不尽相同，并且人为地附加在某些概念中的含义，早已羸入各种译作（包括古典教育名著）之中。算得上“典籍错乱……皆由后人所羸，非本文也”（《颜氏家训·书证》）。这就连第一手资料（译作）都不完全可靠了。经一羸再羸，相沿成习，成为原著本文的阅读障碍，正像“整旧如新”的古典建筑失真一样，若加甄别，或有寻觅原始文本之难，甄别不尽之苦，行文驳杂之乱，果加甄别，“整旧如旧”，反而又成为新的阅读障碍。

拙作初稿成于1990年夏季，原作打印稿题为《广义教育学史》（第一卷）。此次就原稿所作的增删，主要是关于历史的“教育学现象”范畴的进一步提炼，近代范围内教育的元理论的疏理，使其更

带专史的特点。

虽然在关于“教育学史”的研究过程中，无意以现有眼界为先验结构，强加于历史；惟研究成果的陈述方法宜有别于研究方法：“当然，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①本人虽不能至，倒也心向往之。以往发表的几部拙作，大抵都属这种尝试。既然在形成初稿的过程中，已经获得了一些初步研究成果，即从历史资料中发现了若干范畴及教育学本身演变的逻辑，也就不妨尝试沿着历史分析与逻辑分析结合的方向，尽可能以“逻辑的”历史叙述方式，表达原先从历史研究中发现的逻辑，故把原作更名《历史的“教育学现象”透视》。业已草就的，只是西方近代教育学史部分。

鉴于各种译作中外人物译名不甚一致，拙稿中提到的外国人物译名，主要以《世界姓名译名手册》（化学工业出版社1987年版）为准，间或采用约定俗成的译名。译作中原译名不一一另注，以求行文简洁。

拙作修改过程中，承李其龙兄、孙祖复兄、黄向阳君在查核德文与英文资料方面，多所指点，亦得到范国睿、周兴国、冯建军诸君不少支持。本书责任编辑王莉君对书稿技术处理颇费心力。谨致谢忱。错误、疏漏之处，务请不吝指正，是荷！

陈桂生

1990年7月28日草就

1994年7月28日申述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24页。

目录

序：关于治“教育学史”的可能性问题·····	1
一、应运而生的“教”之学：“教授艺术” ·····	1
0101 “教育学史”的基本范畴：“教”之学、“教育” 之学与“教育学”·····	2
0102 近代教育学的双重起源·····	5
0103 培根虚席以待的“教育学”·····	7
0104 “教”之学的先导：“教”法研究的崛起·····	13
0105 从“教授法”到“教授艺术”：夸美纽斯《大 教授论》·····	17
0106 英吉利的“教授艺术”研究群体·····	25
二、“教育”之学的前奏：教育观念的更新 ·····	27
0201 洛克《教育漫话》：教育思想近代化的端倪·····	29
0202 卢梭《爱弥儿》：近代教育思想史上划时代的 丰碑·····	34
0203 裴斯泰洛齐的建树：教育思想领域跨世纪的桥梁·····	43
三、率先脱颖而出的“教育”之学 ·····	53
0301 契机·····	53
0302 谁得“教育”之学的风气之先？·····	58
0303 《康德论教育学》之道·····	70
0304 投石，问治“教育学”之路·····	80
0305 教育学起跑线上的国际差距·····	83

四、教育科学的曙光	87
0401 赫尔巴特构建“教育学”的尝试	88
0402 在什么意义上认定《普通教育学》为“科学 的”教育学的起点?	97
0403 从“教”之学,“教育”之学,到“教育学”	104
0404 初上高楼,望断“教育学”的天涯路	106
五、作为“应用伦理学”的教育学与作为“应用心理学” 的教育学	109
0501 作为“应用伦理学”的教育学(施莱尔马赫)	110
0502 作为“应用心理学”的教育学(贝内克)	122
0503 伦理学、心理学与教育学	127
六、早期的“实践教育学”现象	130
0601 漠视“实践教育学”的缘由	130
0602 福禄培尔:《人的教育》	132
0603 第斯多惠:《德国教师培养指南》	139
0604 “实践教育学”的理论问题	151
七、教育学的“思辨哲学”脐带	153
0701 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与教育学	154
0702 《作为系统的教育学》(罗森克兰茨):“思辨 哲学”的教育学标本	159
0703 思辨哲学:德意志教育学难以割断的脐带	164
八、教育学派的对峙	167
0801 赫尔巴特学派的称尊	169

0802	贝内克学派的挑战·····	173
0803	赫尔巴特学派动摇的征兆·····	174
0804	“教育学派”现象·····	181
九、各领风骚的教育学研究传统····· 186		
0901	法兰西教育学研究传统·····	187
0902	雅科托：《普通教授法》·····	191
0903	英吉利教育学研究传统·····	195
0904	斯宾塞：《教育论》·····	198
0905	贝恩：《作为一门科学的教育（学）》·····	204
0906	美利坚：教育学研究传统在形成中·····	206
0907	德、英教育学研究传统的比较研究（乌申斯基） ·····	207
十、面向新世纪的教育学（一）：“社会教育学”与“人格教育学”····· 215		
1001	从“个人教育学”到“社会教育学”·····	217
1002	思辨哲学的“社会教育学”（纳托普）·····	221
1003	经验科学的“社会教育学”（贝尔格曼）·····	232
1004	“社会教育学”与“普通教育学”·····	248
1005	“个人教育学”与“社会教育学”的悖论： “人格教育学”·····	249
1006	“精神论的教育学”（布德）·····	250
1007	主情主义的“人格教育学”（林德）·····	253
1008	主要诉诸“艺术”的“人格教育学”与主意 主义的“人格教育学”·····	256
1009	“自由精神劳作主义”的“人格教育学”	

(高迪希)	257
1010 “个人教育学”、“社会教育学”与“人格教育学”	260
十一、面向新世纪的教育学(二):“解释学的教育学”与“实验教育学”	266
1101 “精神科学”,“解释学的教育学”,“文化教育学的理论基础”	268
1102 “文化教育学”(施普兰格)	272
1103 “实验教育学”的崛起	277
1104 预示“未来教育学”的“实验教育学”(拉伊) ...	279
1105 同“普通教育学”互补的“实验教育学”(梅伊曼)	284
1106 实验科学与思辨哲学交会的“实验教育学”(闵斯特贝尔格)	287
1107 “解释学的教育学”与“实验教育学”	290
十二、传统教育学的历史命运	294
1201 德意志教育学的演变过程	295
1202 19世纪德意志教育学的主要特点	297
1203 教育学在法兰西	302
1204 教育学在英吉利	304
1205 教育学在俄罗斯	305
1206 教育学在美利坚	309
1207 教育学在日本	312
1208 传统教育学的终结	315

十三、近代教育学的后设理论问题 ·····	318
1301 教育学后设理论问题鸟瞰·····	318
1302 “教育学”是“教育”之学么? ·····	320
1303 作为“教”的“艺术”的教育学取向·····	326
1304 作为“科学”的教育学取向·····	330
1305 关于“教育科学”的百年之争: 普遍适当的一般 教育学成立的可能性问题·····	334
1306 “哲学的”教育学取向·····	340
1307 教育学学科的“独立”地位问题·····	343
1308 “理论教育学”与“实践教育学”·····	346
1309 教育学的多种可能的选择·····	348
1310 教育学衍生现象——教育学会“消亡”么? ·····	350
[附录] ·····	353
一、西方近代教育学记事(1770—1900) ·····	353
二、外国人名索引·····	359
三、著作译名对照·····	383
四、若干教育学术语汇中西文对照·····	393
五、近代外国教育学在中国最初的传播 ——《教育世界》杂志刊载的近代西方教育学研究成果 (1901—1908) ·····	396

一、应运而生的“教”之学：“教授艺术”

“教育学过去一度是一种艺术——教学艺术，现在已经成了一门科学”。

“过去，教育学，按照这个字的词源学的含义，似乎仅限于对年青（轻）人进行教学，这个概念现在已经过时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
《学会生存》

迄今为止，教育学仍被认为是一门比较幼稚的学科，至少是一门不够成熟的学科；但，它作为近代人文学科群中的一个分支，同其他人文学科相比，倒算是起步最早的学科。

早在18世纪与19世纪之交，“由于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在最初倒出现了一种引人注目的现象，教育学竟一时变成了主要的科学，为其他科学之桂冠。因为在当时其他科学（按：当指人文学科）的提高相应较慢”。^①这是就“科学”的教育学探索的尝试而论，而所用的“科学”概念又不甚严格；如果就后来教育学的一般形式

^① [德] 第斯多惠 (1790—1866): 《德国教师培养指南》，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66页。

而论，它的起步还要早。大致在17世纪30年代就初现端倪，直到18世纪与19世纪之交才崭露头角。

历史表明，教育学的起步，从“教”的艺术的探索入手。^①其中关于“教”的艺术的辉煌著作，已经具备了近代“实践教育学”的主要特征。^②由于教育学起步阶段情况复杂，治“教育学”之史，还得从回答“教育学”是什么开始。

0101 “教育学史”的基本范畴：“教” 之学、“教育”之学与“教育学”

治“教育学”之史，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教育学”是什么？尤其是最初的“教育学”含义是什么？

治“教育学史”之难，首先难在“教育学”几乎从它成形之初，就存在名不副实现象，存在“正名”的难题。自然，说它名不副实，说为其“正名”，是按照后来的“教育学”观念循名责实之见。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1. “教育学”顾名思义，为“教育”之学，似乎不成问题。问题在于西方“教育”一词，德语 *Erziehung*，英语 *Education*，法语 *Educovtion*，皆由拉丁语 *Educare*（意为“引出”）一词转化而来。^③

^① 通常所谓“教学艺术”，实际上是“教”的艺术，或“教授艺术”。我国现在所用“教学”一词，模糊了“教”与“学”的概念。鉴于这个词已经列入古典教育著作的译文中，成为文献的阅读障碍，以下的陈述（全稿），拟恢复“教授”提法，涉及引文，有时只得从权。

^② 所谓“实践教育学”，是19世纪教育学形成以后才提出的概念。其含义到20世纪才较为确定。

^③ 参见《教育大辞书·教育》，商务印书馆1933年缩本初版，第1014页；田培林：《教育学新论》，台湾省文景出版社1986年第12版，第1页。

德国教育学家赫尔巴特(1776—1841)的释义更加明确：“教育”(Erziehung)这个词，是从训育(Zucht)与牵引(Ziehen)两个词来的，^①指的是情感、性格的陶冶。按照“教育”一词的含义，有些早期“教育学”的原词是Erziehungslehre，不过，这个词似只在把“教育学”(“教育”之学)与“教授学”(“教”之学)对举的场合使用，单独用以指称“教育学”的情况较为罕见。用这个原词指称“教育学”，虽符合“教育”一词的原义，由于德语另有“教养”一词，还有与“教养”相关的“教授”一词，这样的“教育学”不包括在近代学校中地位越来越重要的“教养”，以及与此相关的“教授”(教学)方面的理论，不免也成为问题。

2. 也许正由于德语Erziehungslehre一词，不足以全面反映近代学校生活的实际，更多的早期教育学的原词，采用Padagogik。这个词源于古希腊Pedagogue一词。原意为“教仆”，引申为“指导儿童”；或许受德语影响，法语为Pédagogie，英语为Pedagogy，或Pedagogics，俄语为Педагогика。^②由于古希腊语Pedagogue原意为“教仆”，即使不带贬义，也没有什么褒义，人们从这个词很难产生“教育”(英语Education，法语Educovtion)的联想。由于这个词从娘胎里就带有倒楣的奴仆印记，于是，法语Pédagogie一词后来逐步被淘汰，英语则以Education兼指“教育”与“教育学”。^③由于英语中没有“教养”一词，故以Education表达“教育学”，不存在排斥“教养”问题。在以Education指称“教育学”以后，英语Pedagogy

① [德] 赫尔巴特：《普通教育学》，《〈普通教育学〉·〈教育学讲授纲要〉》，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46页。

② 参见罗廷光：《教育科学纲要》，中华书局1935年版，第6~7页。

③ 田培林：《教育学新论》，第12版，第1页。

转而指称“教授法”（“教”之学）。^①惟“教育”与“教育学”混用，虽已约定俗成，于理不合，容易发生错乱。

3. 由于德语“教育”一词含义较窄，除“教育”、“教养”两个词以外，另有 Didaktik 一词，它源于古希腊语 didasco，原意是“我教”，引申其意，指称“教授法”。这样，在德语国家至今仍以 Pädagogik 指称“教育学”。俄语的情况与德语相近。

“教育学”一词的使用习惯，显示出“教育学”观念的国际差别；这个词义的变化，或多或少反映了人们对“教育学”认识的变化，由此引起“教育学”构成的变化。这种默默的变化，隐约地传递了教育学启动过程中的脚步声。

究竟从中得到什么信息？在揭开“教育学史”帷幕之前，只能循声发问：

是谁率先在科学分类中给“教育学”安设了位置，所安设的是什么位置？是谁率先把 Pedagogue 一词，经改造引入近代教育研究？原先赋予这个词的含义是什么？

近代“教育学”的雏形大致在什么时候出现？它为什么会是那样一种形态的“教育”之学？

一种全面反映近代学校生活的“教育学”是怎样形成的？在它形成过程中，怎样超越旧的“教”（教授）的观念，赋“教”之学以

^① 罗廷光：《教育科学纲要》，第7页；可资参证的是：在英国德·朗特里编的《教育辞典》（1981）中，虽分别收入“Pedagogy”（教育学）与“Education”（教育）两个词，但把 Pedagogy 解释为“教学工作的原则方法论和职业”，（《西方教育辞典》，上海译文出版社1938年版，第230页。）同罗廷光所译“教授法”相近；另在英国亚当·库珀、杰西卡·库珀主编的《社会科学百科全书》（1985），“Education”（教育）一词释义为“尽管近年来心理学在教育研究领域居于支配地位，但是这个领域过去主要是被限于普通哲学学科内”。（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214页。）即所指的是“教育学”，其中虽存在中文译名是否得当问题，同原文用法亦不无关系。